



一〇〇六二

文通卷之二

長永部
振鐸
諸子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史法

尚書

自古史之為體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
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
尚書出於上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之典剛定為百
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或曰尚上也
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
史所書故曰尚書也其義如此蓋書主號令故其所

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若禹貢、洪範、顧命，所陳各止一事。又一例云：至晉魯國孔衍，乃刪次漢魏諸史，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二十六卷，別有汲冢周書者，凡七十二篇，言愧雅馴，殆好事者所爲也。太原王邵隋書，凡八十卷，亦准尚書云：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言有可稱，則一時咸載，如事無足紀，故寧略而不文。自周之衰，此體廢矣。君懋隋書，可謂畫虎不成者也。乃若帝王無紀，公卿闕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典要之所急焉。

春秋

春秋始作出於三代，故有夏殷春秋，其所記太丁時事也。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墨子所見，蓋有百國春秋云。至孔子遵魯史以修春秋，爲一王之法，故能千載不刊。比於六經，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蓋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國史所宜宗法，如晏子、虞卿、呂氏、陸賈之書，本無年月，亦號春秋，何與？至太史公之著史記也，頗宗斯旨，惜乎謹嚴衮鉞之意，微不過整齊故事耳。又

安得比於春秋哉。

左傳

左傳出於丘明。孔子既作春秋，而左氏述傳，斯則訓釋之義乎。觀左氏之釋春秋也，文見於經，而事詳於傳。或經闕而傳存，信聖人之羽翼也。至漢劉歆始傳其書，史漢行世，有厭煩者，獻帝始命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晉著作郎樂資追采國策、史記爲春秋後傳，凡三十卷。如張璠、孫盛、干寶、徐爰、裴子野、吳均、何元之、王邵等作，名雖各異，咸以左傳爲準的。云國語亦出於左氏。丘明既傳春秋，又稽其逸文遺事。

國語

策 戰國

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終於魯悼，列爲國語，合二十一篇。亦經傳之流。亞與嗣有戰國策，合二周三晉秦齊燕楚晉宋衛中山十二國，凡三十卷。夫謂之策者，蓋卽簡以爲名。或曰游士之謀策也。孔衍又刪爲春秋後語，蓋除去二周三晉及宋衛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至司馬彪乃錄漢末之事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凡九卷，亦國語之體例也。三國鼎峙，地實諸侯，所在史官，各記國事，蓋將企踵班馬比跡荀袁，而國語之風替矣。

史記

自史記

作不復

存策書

之體若

恣其意

為之者

世延與

春秋相

錯廷乎

漢書

史記出於司馬遷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
臣書表以譜年爵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矧新義
例解散編年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義
起於彼勒成一家可謂豪傑特起之士班書嗣興不
幸失其會通之旨而司馬氏之門戶衰矣後來所續
若梁室之通史元魏之科錄李延壽之南北史並史
記之苗裔也

漢書出於班固固因父業乃斷自高祖終於莽誅為
紀志表傳日為漢書制作之工後莫能及尋其矧造
皆准子長第改書為志而已自東漢已後遞相沿襲
日記曰志體製皆同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乃
若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
探尋易為功云

右六家俱存淳朴既散之餘所為祖述者惟左氏班
氏二家而已

史系

國史明乎得失之是非黃軒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得而眇失沮評終古之所紀不可得而聞矣其著

尚書

見于今者則自二典始周禮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作春

春秋

秋起于魯隱絕筆于獲麟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字紀二百四十二年遣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寶書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

近別同異也左丘明受經于孔子而為之傳或先經

左傳
初與

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
異，隨義發例，而鄭志、宋志、晉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
見焉。更纂異同爲國語，漢司馬談自以其先周室之
太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紬金匱石室之書，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
列時事，上自黃帝，迄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變編年之體爲十二本紀，旣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
差不明，爲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
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

十六輻爲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
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
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
六千五百字，謂之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
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有錄無
書，元成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
者，列傳，張宴以爲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今雜於書
中，而藝文志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
馬之書旣出，後世有作者，不能少紊其規制，班氏父

子以為漢承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于百王之末厠于秦項之列自太初後未善也故探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帝終於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二年大抵仍司馬氏為十二紀八表七十列傳第更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較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較又

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待詔馬續所作古今人表頗不類本書是為前漢書云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事初命儒臣著述于東觀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宣城太守范曄采為十紀八十列傳凡一百三十卷窮覽舊集刪煩補略為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史補注三十卷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冲魏典魚豢典略張

勃吳錄孫盛魏春秋司馬彪九州春秋丘悅三國典
略員半三國春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晉陳壽書為
定是為三國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中書郎裴松補
注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于寶諸
家唐太宗詔房玄齡褚遂良等修定為百三十卷紀
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以四
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南北兩朝各四代而
僭偽之國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
王魏澹張太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梁

晉書

南北史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後魏書

沈約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河東裴子
野又刪為略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較
定政和中頒之學宮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
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宋曾鞏等較定梁書五十六
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
梁史官察之子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
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簡繼
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較定後
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一列傳十二志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新唐書

十宋劉恕等較定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翼家本較定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其它各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趙石紀范亨燕書王景暉南燕錄高閣燕志劉昞涼書裴仁景秦記雀鴻十六國春秋蕭方武敏之

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今沈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稱南北史唐自高祖至於武宗有實錄後修為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猥雜無統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二十卷至乾德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狐峒復隨紀志傳後增緝成之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慶曆中復詔

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曾公亮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

祁撰列傳是為新書梁唐晉漢周謂之五代史宋初

監修國史薛居正提舉上之其後歐陽芑為新書故

唐五代史各有新舊之目而舊書多不列學宮宋史

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

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

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謀始會憂去不克淳熙

中洪邁合九朝為一三十餘卷祥符中王旦亦曾撰

兩朝史而不傳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

修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

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卷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

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

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已上三史皆元所修

也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

十三卷目錄二卷共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

學士宋濂等奉勅修是為正史

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史家流別

自正史外。其別流復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偏記

小錄

粵若陸賈之楚漢。春秋樂資之山陽。載記王韶之晉。安陸紀姚梁之後略。是謂偏記。戴逵之竹林名士。王粲之漢末英雄。蕭世誠之懷舊志。盧志行之知已傳。是謂小錄。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但言多鄙朴。事乏倫類。徒爲後

來作者刪削之資矣。

乃有好奇之士。樂為補亡。和嶠汲冢記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瓊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夫逸事皆前史所遺。多益撰述。及妄者為之。則殺亂難據。世有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詞。徒驚愚俗。甚哉其弊也。

增

劉義慶有世說。裴榮期有語林。孔思尚有語錄。陽松玠有談藪。此之謂瑣言。夫瑣言者。嘲諢調笑之餘。用資談柄。可助筆端。至於褻狎鄙穢。出自床第。徒在紀

錄之次。有傷名教者矣。

別書

若夫鄉人學士之所編記。如周稱之陳留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部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此謂郡書。郡書者。一郡之書也。流布他邦。鮮知愛異。若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能傳不朽者。蓋無幾焉。

家史

揚雄家譜。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曆。此皆出其子孫。以顯先烈。所謂家史者也。家史者。止可行于一家。難以播於鄉國。若夫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劉向之錄列女。梁鴻之錄逸民。趙採之錄忠臣。徐廣

別傳

之錄孝子謂之別傳此皆博採前史稍加新言寡聞末學之流於是乎取材焉

雜記

志怪者則有祖台搜神者則有于寶劉義慶之幽冥劉敬叔之異苑皆謂之雜記其所論神仙之道幽冥之事若夫服食鍊氣或可以益壽延年福善禍淫聊取諸勸善懲惡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斯義何取焉

地理

地理之書若盛弘記荊州常璩志華陽國辛氏三秦羅舍湘中是也厥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闕駟所書殫於四國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

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郭山川徵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

薄都邑

若夫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康宮殿是之謂都邑簿者也夫宮闈陵廟之矩矱必明門觀街廡之制度可則史之所不可闕者與及其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茲又何益於學者焉

十品

右十品具列史之流派備矣至於呂氏淮南玄晏抱朴皆以叙事為宗抑亦史之雜也既別出名目不復編於此科

評史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有直筆焉。五
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無徵。庶幾盡矣。秦
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
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甚矣史之不易
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天下後世之心。爲一
人之心。不可也。以一人之心。爲天下後世之心。蓋難
乎其人。也。惟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古者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有太史以職簡

冊簡冊者綱。若春秋之經是已。有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周衰。天子之史不在周。而寄於盟主。盟主衰。而分寄于列國。呂政隳天。茂史。漢興。司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然史與經異。經不敢續。以道在也。至於史。一代缺而一代泯如也。一郡國缺。而郡國泯如也。彼其論三代也。有不尊稱

尚書者乎。然自舜禹湯武及桀紂而外。有能舉少康。武丁太康。孔甲之詳。以復者乎。周之季。有不尊稱春秋者乎。然自桓文而上。有能舉宣平共和之詳者乎。二漢而下。有不裨官晉。齊諧六代。期期唐書。蕪宋史。而夷穢遼金元者乎。然一展卷而千六百年之人。若新。而其跡若臚列也。是史之不可缺也。史凡二家。編則左為最。紀傳則馬遷為最。左之始。未。在事。遷之始。未。在人。重在事。則束於事。而不能旁及人。苦於略。而不徧。重在人。則束於人。其事不能無重出。而互見。苦

於繁而不能竟。故法左以備一。時之覽而法司馬以成一代之業可矣。說者謂史記以五十餘萬言。敘二千四百年之事。簡矣。而漢書乃以百萬餘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之事。何繁也。不知固之不能爲選也。猶史之不能爲經也。以純駁論不當。以繁簡論也。荀悅法左而袁宏繼之。其華寔亦略相當矣。然譏荀者。王命之載。忽以東都採居西京。三國乞米于佳傳。難辭粥筆之辜。修怨于髡鉗。漢而稱蜀。未免怨望之嫌。晉書雜取語林。世說幽明。搜神詼諧。神怪犯不語之經。夫

以于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此何異魏朝之撰里覽。梁世之修通略耶。務多爲美。博聚爲工。雅取悅于小人。終見嗤於君子。宋書失于限斷。好爲奇說。多誣前代。至于創志符瑞。尤爲不經。南齊喜自馳騁。天文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更改。破析刻彫藻繪。而其文益下。陳梁二書。歷三世父子。更數十年而後成。遲久不顯。遭遇亦有時也。魏書多諛少平。臧惡沒善。黨北朝。貶江左。信穢史也。北齊類例不一。議者少之。周書先多抵牾。後務清言。謂之實

錄則吾豈敢。隋書之成。號五代志。雖該南北兩朝。而治禁理紀。了然在目。又天文律曆五行。成于淳風。用當其才。千古稱快。南北史刪略補缺。頗汰蕪冗。第其述妖兆祥謠讖。亦抑晉書之魯衛矣。舊唐成于五代。氣陋法乖。論贊靡麗。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聲。而新書不出一手。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太略。猶不失爲簡古。至列傳字多僻澁。識者病之。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云。五代譽之太過。軒于史記。此宋人自尊本朝人物耳。不知史記自左氏而下。罕所伉儷。其獨冠群籍者。亦由粹左國國策世本及相如方朔之文。以爲楨幹。而又加之以扛鼎之筆。歐陽自視于史記。何如哉。宋史百萬言。自謂詞之煩簡。以事聞之。今古以時。固矣。然可恨者。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頓異。由修之者。非一手也。古之史法。蕩髮漸滅矣。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持筆。而門人一詞。莫贊。三傳各以意什經。國語世本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而下。十七代之書。亦皆

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戶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自東漢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于後葉。唐史司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含毫。子玄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宋史一書。其寔類此。元所壞者。宋一代耳。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中國。嫁禍斯文。可重慨已。元史冗爛。朝報也。如完者都。完者拔都。名止多一字。履歷無復大別。惟敘事小有詳略。當是一人化身。前史淺謬。未有若此者也。故曰金史尚有法。宋遼遠不及也。愚於元史亦然。要之固譏遷。勰譏固。子玄譏衆史。柳燦譏子玄。雖曰詆訶。實則鼓吹。寥寥千載。才難不其然乎。

實

固難

曰金史尚

百籍各當具一

循宗者對

中國救

史官建置

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王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自黃帝之世，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夏則終古，商則高勢、孔甲、尹逸，皆其選也。周官大備，則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而記言記事之職，殆專官也。成王之史佚，楚之倚相，晉之伯黶，魯之丘明，晉之董狐，齊之南史，則其人也。秦有太史令，胡毋敬，漢興武帝始置太史公，位在丞相

上以司馬談爲之。凡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作爲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度數。馬遷旣歿，後之續司史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別職來知史事。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鸞、王立、高堂隆等，雖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後漢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又徵楊子山詣蘭臺，則蘭臺者，當時著述之所也。帝詔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

孟冀，又詔史官謁者僕射劉珍、諫議大夫李克復命侍中，伏無忌、諫議大夫黃景，共作漢記。和帝永元初，復令太中大夫邊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延篤、續之、章和已後，則有東觀撰集，其中都謂之著作。靈帝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續記於此。至晉太始中，秘書司馬彪漢記始成，而華嶠又刪定爲後漢書。魏氏都鄴，黃初好文，尚書衛紀、繆襲、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王沈、中郎阮籍、司徒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並典撰述。太和中始置著作郎。

職隸中書。晉元康初，又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以來，以佐名施於作下。故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章傳。若正佐有失，則秘監司之。其有才堪述作者，雖居他官，兼領著作，亦有已爲秘書，而仍領著作。若晉之華嶠、陳壽、陸機、束皙、南渡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著作之選也。晉康帝嘗以武陵王領秘書監，以增重史事。齊梁乃置修史學士。陳氏因之。初有吳郡顧野玉、北地傅繹爲撰史學士。又有劉涉、謝吳、許善心之類，皆與焉。北朝元魏初有崔浩、高閭之徒，爲史官。洛京之末，則綦雋山、偉更掌文史。齊周及隋，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餘史官，則稱自領而已。若魏收、柳虬、王邵、魏澹、諸葛穎、劉炫，亦各一時也。隋煬帝置起居舍人二員，隸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時號得人。唐初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視舍人。每天子臨軒，侍立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右。人主有命，退而錄之，以爲起居注。起居注者，編年記事言。最

詳審後來作史者資焉。于時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起居注。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與著作郎共編為實錄。實錄者錄一帝之事。蓋始於梁云。若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李安期、顧胤、高智周、張大素、凌季友、斯並當朝所屬也。武德時史官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間移史館於門下省之北。宰相監修而著作局始罷。龍朔中改名左右史。云及大明宮初成則置於門下省之南。修撰史事或以他官兼領而品卑者亦與焉。自武德迄於長壽若李仁寶、敬播之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妾、妍媸判焉。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月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克掌修日曆及圖籍之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故事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曆。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克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而罷。仁宗重史事。勅宰相為提舉參政樞副為修史。其同

才美許敬宗牛鳳及之繆妾妍媸判焉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月曆云者猶起草也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克掌修日曆及圖籍之事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故事修撰官直館分季撰日曆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克史館修撰並以物議不與史事而罷仁宗重史事勅宰相為提舉參政樞副為修史其同

修史以殿閣學士以上爲之。編修官以三館秘校及京官爲之。史畢乃罷。元豐官制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爲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爲修國史，侍從官爲同修國史，庶官爲編修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爲修撰，餘官爲檢討。元祐初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間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高宗南渡初卽秘書省復建史館，以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從官克修撰。紹興間移史館於省側，後併爲實錄院。宰相監修，檢討較閱。當是之時專史職者修撰而已。孝宗時召李燾、洪邁修五朝史，皆奉京朝不兼他職。紹熙末陳傅良直學士院，請以石文殿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爲史官，又增檢討官三員，以畢高錄。自後竟無專官。而傅伯壽、陸游皆自外召以爲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官。元世祖初以命王鶚至順帝修宋史，以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爲總裁官，偏任國族，豈立賢之路未廣乎。暨皇朝之紹統也。

高皇神聖首以宋濂爲起居注。二年詔修元史，以中

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
徵山林之士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壘曾魯
高啓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
十六人爲修史官三年續修則趙壘朱右貝瓊朱世
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張宣李汝張簡杜
寅俞寅殷弼凡十五人而宋濂王禕復爲總裁十四
年定制以修撰編修檢討爲史官又有秘書監弘文
館及起居注應奉等官後皆廢罷迄今修史以勲臣
官高者一人爲監修內閣官克總裁學士等官克副
總裁詹坊經局皆豫纂修之事而惟修撰編修檢討
稱史官焉

右正史

自古列國偏朝各有史官若史克史蘇史趙史墨之
類皆世官也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
是矣晉之屠黍以圖法歸周澠池之會命書某年某
月鼓瑟鼓缶卽其事也王莽篡漢改置柱下五史秩
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蜀漢稱王崇許益又郤
正爲秘書郎陳壽評諸葛不置史官誣矣吳大帝有

太史令可乎。郎中須峻歸命時有韋曜。周昭薛榮。梁廣華覈。又有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馬偽。漢嘉平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前趙之和苞。後趙之徐光。前燕之杜輔。後燕之董統。前涼之劉慶。南涼之郎韶。李成之常璩。略可考見。前秦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取而觀之。焚滅其本。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夏有天水趙思羣。北地張淵。並著國書。周建六官。乃改著作正郎爲上士。佐郎爲下士。蓋有意於倣古云。唐之則天。武三思。祝欽明。並知史事。劉知幾嘗爲著作佐郎。後唐之張昭遠。晉漢之賈偉。柴周之王溥。孟蜀之李昊。與南唐之高遠。徐鉉。各有所錄。毛文錫之記蜀事。范垌。林禹之記吳越。聊備一隅。若夫史愿之述遼亡。劉祈之識金滅。亦首丘之義存焉。

右列國偏方史

夫彤管風存。厥稱女史。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昔楚王燕遊。蔡姬許從。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斯女史之職。

乎隋之王邵請置女史文帝不省事不施行若漢之班婕妤唐之上官婉兒蜀之花蕊夫人並以嬪嬙典習文史豈其流與宋制則以內夫人凡六人輪日修起居至暮封赴史館正其職也

右女史

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時方賴之山林紀載者復有野史若太和甘露之記有書無人其於正史或有裨焉

右野史

評史舉正

磨瑕刮朽完璧成才雖曰正之其實實之
粵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邈矣遷固既往代罕稱良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哉唐有劉子知幾夙以卓資獨秉淵覽三爲史臣兩入東觀博淹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鉤玄囊括始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暮中朝江左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統系摭撫纂著靡有遁形斯已勤矣爾其神識融洞取舍

嚴明。操筆有南狐之志。摘藻有班馬之文。克其韞籍。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拘見深文。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遺此無窮之恨。省以憮然爲之太息。略而原之。其罪有二。其失有三。夫堯禹爲聖。辛癸爲凶。自有生民。所共覩記。而信傳疑經之語。適好事之談。以竹書爲龜策。以壁經爲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之不帝。重華有築墻之謀。蒼梧之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履辛之不道。乃陳琳草檄之誣。西伯之勘。黎如桓溫拜表之轍。遂使

傳聖

皇圖帝籙。萃逋逃之藪。傾宮瑤室。邁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矣。夫儒者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籍。赫若日星。剛述所加。各有攸當。如讓湯斬紂。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而信亂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萬世者乎。離經之罪二矣。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體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撫

離經

事之故實。而必存其色象。是故詞有繁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千古如覲也。公索亡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紹介之言。畢載王生從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漢之妙也。而子玄剽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采。是猶操公輸之矩墨。而裁成度索之枝。執神禹之斧斤。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辭。或多擬議。是以書

固

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遺之詠也。今馬執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食之事。謂晉陽之無竹。而惑細侯竹馬之迎。以鳥啼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筭。評無恤最賢之語。是必譯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暮也項羽為羣盜。蜀漢為僭君。是不睹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

之詭也。謂阮籍聞母喪無圍棋飲酒之狀。是不聞放
達之風也。其失也昧矣。嗟夫。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
舛錯不經。彰彰若是。諒哉。史之難乎。夫磨纖毫之瑕。
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才。是故表
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於世云爾。

長編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
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
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
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翼紫陽
者也。廬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
之鑑與論。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溫公六任。皆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得以

研精極慮。窮竭所有。夜以繼日。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浩。如淵海。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卷。又叅群書。評其異同。俾歸一塗。為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陳氏曰。初光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做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義叟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考異叅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于一也。

目錄

考異

通志

長歷
氣朔

陳承祚志三國。帝魏寇蜀。涑水大儒因仍之。承祚非以魏黜漢。蓋以漢媚晉也。

三國 正統
溫公 門人 當時 已有 議之 者矣

考漢獻帝延康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一年。國亡。間一年。即晉武三分有二。又十年。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陳壽之志三國也。以齊晉故也。宋之繼晉。與齊梁陳相統。宜屬南。而南以史中分之。李延壽世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兩史合先南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

舉要
曆

朱子曰。溫公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胡文定公復因公遺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不能領其要。而及其詳。故不自料。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綱目。歲周於上。而天道

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

讀資治通鑑而後知文正公之有相業也。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登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爲典刑之總會矣。其書歷十九年而成。修書分屬。

修書
分屬

漢則劉歆。三國訖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所長。皆天下之選也。自言書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

証實
質誤

人未盡一紙。欠伸作矣。可笑哉。說者謂晦翁歷朝四十年。綱目屬之門人。未免脫漏。又剪截文法。不無勦徑。然夷考其厥初。蓋難言哉。其黜曹氏于盜。黜元氏于夷。黜武曌書帝房州。大義十餘。炳若日星。中有迂回難合。瑣屑眇關者。求其變而略之。可也。後之證實質誤。洵紫陽功臣哉。迨丘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吾嘗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丘氏也。蓋自司馬之爲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上。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而弗能詳也。

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獻吉欲槩蔚宗而下。筆且削焉。元美欲挈子長而上。刪且潤焉。安知世無其人。而遂以爲見忌于造物鬼神乎。蒼頡作文字。開萬世文明鬼。胡爲而哭天。胡爲而兩粟耶。

正統

楊用修曰、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槩以夷狄篡弑女主、三者非統之正、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
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
明、胡元極矣、稽誅於兩儀者也、柔乘剛、陰干陽非乎、
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稽誅於三剛者也、
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稽
誅於萬世者也、莽操極矣、皆重絕於春秋者也、或獻
疑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

見其誅絕於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荆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墨矣。涑水氏嘗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也偏。劉子玄

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改之矣。三子之瑕也尤也，可攻也，不可跌也。然卽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卽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隸有之，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旣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慘殺史所載，有不忍觀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

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先莽操之世。亦將曰。吾誰適歸。卽吾君也。是何異於甄豐華歆。若使呂后傳於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於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女相傳。通生其時。亦將事之。通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於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爲通惜哉。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蠻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輕而地重。則有

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名從中國。物從主人。小物且然。而况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變於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於春秋。信乎。曰。信也。豈唯春秋。易傳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此卽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域。祭典存之。而周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疆而不王也。德之

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焉。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可以承正統乎。夫萬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而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爲宗者三而已。降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則易姓承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淫僻天昏者皆宗矣。無賢不肖。淫僻天昏皆宗。則無惑乎夷狄篡弑女主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之。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漢之道統可屬之蕭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乏。而假之斯高。蕭曹。澄羅。三靈之主。太寶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營穢之篡弑。戕賊之。亦何以異於道統與斯高。蕭曹。澄羅。乎。方氏之論。

文通 卷之二 十一
確矣。有金華太史者，獨是之。予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予如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國史問

明興。

祖功宗德，直追三五，而史獨闕如。蓋以

國家之史，有專官，無專業。自會要輟編，木天諸儒，不領著作。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十館。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刪削則副總裁潤色，則內閣大臣。稱曰實錄。實錄于群下事類不該，其體與史異。故曰史之有實錄也，似而非者也。天子事非一家一人所錄，自不能遺臣民。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

傳也。人臣而銘傳其君父，可以刺乎。錄及臣民，可盡
褒乎。前朝史與實錄猶並行，本朝則不然。識者病之。
由是野史紛出，或失則寡，或失則異，或失則偏，甚者
傳疑修却，橫議聚訟，是非淆亂。史官陳于陛上，言
列聖治化翔洽，如日月麗天，而無正史以垂一代典
謨，何以彰懿軌，示將來。請詔儒臣開局纂修。書奏
報可。業已次第發中秘徵軼書。諸儒臣亦各摻羅，辨
証屬事，摘辭駁駁，端緒矣。會有中格，輒報罷。至今莫
有舉也。嘗攷

太祖高皇帝實錄。永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戶
部尚書夏原吉、學士解縉、禮部尚書李至剛總裁。再
命原吉及太子少師姚廣孝監修。學士胡廣、楊榮總
裁。

太宗

仁宗實錄。英國公張輔、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監修。
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總裁。
太常卿楊溥爲副總裁。大學士陳山、張瑛續總裁。
宣宗實錄。英國公張輔監修。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

文通 卷之二
楊溥總裁。少詹事王直。王英爲副總裁。

英宗實錄。會昌侯孫繼宗監修。少保李賢尚書陳文彭時總裁。少卿劉定之。吳節爲副總裁。

憲宗實錄。英國公張懋監修。少傅劉吉尚書徐溥侍郎劉健總裁。尚書丘濬少詹事汪諧爲副總裁。

孝宗實錄。初命少師劉健。李東陽少傅謝遷總裁。吏部侍郎張元禎。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爲副。再命東陽少傅焦芳。王鏊少保。楊廷和總裁。尚書梁儲爲副。而監修仍公懋。

武宗實錄。則定國公徐光祚監修。少師楊廷和少傅蔣冕。毛紀少保。費宏總裁。後廷和冕紀皆去。申命宏及少師楊一清少保。石珪賈詠尚書。毛澄侍郎。羅欽順爲副。後增侍郎吳一鵬。雖可據者十六七。然非有大鼎革。不得發視。史官力不給繕寫。卽繕寫亦多訛。嘉靖間野史數家。似不盡見實錄。其家或曠僚於朝。章國典曾不經目。經目者不必究心。

世宗臨御久。

穆宗嗣服。諸大禮咄嗟而辦。多與舊儀不合。况其他

乎。近代若雷禮大政紀。列卿表。王世貞弇山別集。琰
 琬錄。薛應旂憲章錄。皆博為之地。雖未能如鄭曉之
 拓徵。吾今言為全書。然傳諸臣民。蔚稱秘典。焦竑采
 一代王侯將相賢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蹟。彙而藜之。
 曰獻徵錄。其目廣于列卿者什五。其人多于琰琬者
 什七。當陳于陛。議修史時。竑分得經藉志。退而卒業
 如班書故事。列傳執文。庶幾草創矣。昭代典則典故
 紀聞諸書。雖非鄭薛雷王比。要亦可備簪筆之采擇。
 至于瑣綴錄。皇明通紀。九朝野記。永昭二陵編。詆嫚
 恣行。不減宋代。惟沈節甫所彙紀錄諸書。差足伐山
 耳。近日之為國史者少。為野者多。國史容有諱忌。野
 史直恣胸臆。其失縉紳少。韋布多。縉紳聞見猶廣。韋
 布寡陋自專。如建文事。屢詔修復。而仍稱革除。隆慶
 事。睹記未悉。後先倒置。一言不知。可毋脊哉。嗚呼。正
 史整而多隱。野史礪而易誣。家史諛而溢真。數者皆
 幾安所折衷哉。亦有局中人。道局中事。或在交戰而
 談。日月之際。或當戰場而究風雲之變。或扈從而述
 羈縻之勞。或遠使而誇溟渤之勝。覩記不爽。歲時可

稽卽世在傳聞。瞭如指掌。持以參互。庶可正訛。尚若御製諸書。謨訓功烈。媿媿典謨。會典備六曹職掌。如文武之銓資。藩封之錄秩。吉凶之儀注。行遣之制勅。錢谷之會計。兵馬之額數。大禮。大獄。大役。大兵。

天子動容。宰相造膝。蓋臣諍議。鬪士敵愾。可以紀。可以傳。可以書。可以志。可以表。以之編年。則左氏用光。以之紀傳。則司馬爲烈。出金匱石室之閱。密佐以野史。偏記補苴。殘漏鼓吹。休明俾革。除遺事。與奉天請難並觀。則伏節與翊運之趣操。覩矣。否泰錄與復辟

錄互攷。則禦虜與奪門之功罪明矣。視草餘錄。與雙溪襍記相參。則寧藩之護衛。誰復。病榻遺言。與內閣首輔傳類閱。則顧命之付托。誰承。諸如此例。不嫌並陳。不必曲諱。不亦春秋之法。昭然大明乎。石渠之上。必有擅才學識。而秉公心直筆者。文質相傳。本末兼該。爲一代良史。奚待負竿知禮。采樵知樂者乎。於治體無所繫。雖正史。寧芟有所埤。則異典。旁摭。毋自恣。毋詆譎。毋影寫。毋面謾。毋略美。毋沒善。庶幾乎倚相董狐。復見于今矣。若夫任耳而爲目。信舌而爲管。此

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焉能通子玄之彈射乎。嗟嗟。文士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寔此。至言也。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猶能使正史編年成功。幸毋令宋人笑人也。

文通卷之三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淵源經史

顏推之曰。文章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王弼州曰。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存若亡。噫。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編年。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

此篇如綿之九章若斷若續古今文字範圍不後諸體立案可謂苞

傳史之正文也。曰叙。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曰啓。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喻。曰尺牘。史之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實也。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卽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惟其沿也。姑從衆。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爲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也。錯以事而已。

而報者必能以事而...
 論者必兩端也事...
 之論文皆論不相...
 吾嘗論諸葛以前...
 國參之太史...
 其以事...
 參之...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為十家稗官小說與焉
 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
 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
 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絀不足
 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
 明也其瞭然于中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
 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
 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

諸子百家

劉歆序七略三曰諸子而臚為十家稗官小說與焉
 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
 盛不知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謂諸子十家
 可觀者九說家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絀不足
 道則說與子又似有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所
 明也其瞭然于中迫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敗
 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困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
 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

固鮮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又况虞初者流。流而非雅者乎。久矣夫。諸子之麗而難擇也。故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拙。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群眾無門。有拙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群眾不化。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也。由數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以彼英才特達。炳曜垂文。騰姓氏而懸諸日月。標心萬古之上。送懷千載之下。要亦不可茹者焉。邈洄風后力牧伊尹而後。文諮道于鬻熊。孔問禮于伯陽。聖賢并世而經子異流矣。至於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

治國于地利。騶衍養政于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勲。尸佼兼總雜術。青史曲綴街談。蜚芬流鱗。逃於秦炬而見於漢略者。百八十餘家。晉魏以還。譚言瑣語。充箱照軫。其述道言治。枝條六籍。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月令取乎呂氏。三年問獵乎荀子。此近道之語也。若湯之問棘。蛟曉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蝸角有伏尸之戰。禦寇移山跨海。淮南折地傾天。此其踳駁者也。歸藏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况諸子乎。至如六蟲五蠹。裂車飲藥。非虛致也。白馬孤犢。比之鴟鳥。非妄貶也。大諦荀懿而雅。管晏覈而練。鄒衍參而壯。墨隨顯而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深。鬼谷奧眇。尹文得其要。文子擅其能。韓非喻博。不韋體周。慎到理密。淮南詞麗。皆所謂入道見志之書。其次立言者也。若夫新語新書。法言說苑。正論昌言。幽求之屬。或叙經典。或詮政術。亦如計困廩。料軍實。其視無所有。鮮所明而強言之者。固不倫矣。雖然。有難易焉。今夫老農之計。困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有善數者焉。隔困而算。龠合不爽也。

是也
趨首

橋音叫
精樺

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也。要以言其所明則一也。然諸子言于言之中。莊子言於言之外。言於言之中者。舉所有者也。言於言之外者。隔困望敵者也。言於言之中者。指屈心計。惟恐其遺也。言於言之外者。遊戲三昧。巧曆不能違也。邵康節曰。莊生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祝允明曰。莊周總萬而一者也。百氏之傑也。昔張衡賦二京。言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知古。秘書所掌。其流實繁。班固列之。諸家亦以見王治之悉貫。與小道之可觀。其言躡已。何者。陰陽相摩。古今相嬗。萬變橋起。鬼瑣弔詭。不可勝原。欲一格以咫尺之義。如不廣。何故。古者街談巷議。必有稗官主之。譬之管蒯絲麻。悉無捐棄。道固然也。蓋立百體而馬繫乎前。又嘗聞之蒙莊矣。

儒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法家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變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鈇析亂而已。

墨家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
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從橫家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
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
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
爲之。則上詐諛。而棄其信。

雜家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
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
羨而無所歸心。

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
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

以君子不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碎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農家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敘。

天文家

天文者敘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歷數家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窳。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狃。盖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固因舊書以敘數術。爲六種。

陰陽家

陰陽家者流。盖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五行家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敘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寢以相亂。

形法家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兵家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剡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

文通 卷之三
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
敘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諸品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樸拮據遺逸紀
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
種曰前漢書曰後漢書曰三國志曰晉書曰

醫家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
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
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
瘡爲劇以生爲死

房中家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
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
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
命故曹植曰非精心至志不能爲也

神仙家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
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

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敘方技。爲四種。

釋家

世之與釋氏辨者多矣。大氏病其寂滅虛無。毀形棄倫。而不可爲天下國家也。夫道一而已。以其無思無爲。謂之寂。以其不可覩聞。謂之虛。以其無欲。謂之靜。以其知周萬物。而不過。謂之覺。皆儒之妙理也。自儒學失傳。往往束於形器見聞。而不知其陋。一聞語上者。顧以爲異說。而咻之。昔齊國守其神聖之法。傳世數百年。一旦田氏據國。并其神聖之法。而盜之。徒知田氏之有齊。不知神聖之法。本齊之故物也。今之爲儒佛辨者。大率類此。故學者與其拒之。莫若其兼存之。節取所長。而不蹈其敝。如雕題卉服之倫。合沓內嚮。而王者巍然開明堂以臨之。詎不足以明大一統。

之盛哉。眎之過糴曲防以封畛自域者。狹亦甚矣。漢初佛未盛行。九流不載。至范蔚宗始述之。今琳宮梵筴殆徧天下。固不能使其泯泯也。

彙家

流覽貴乎博。患其不精。強記貴乎要。患其不備。古昔所專。必憑簡策。綜貫群典。約為成書。此類家所繇起也。自魏皇覽而下。莫不代集儒碩。開局編摩。乃私家所成。亦復猥眾。大都包絡。今古原本。始終類聚。臚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韓愈氏所稱鉤玄提要者。其謂斯乎。蓋施之文。為通儒。厝於事。為達政。其為益亦甚鉅已。前史有雜家。無類書。要之雜家。出自一人。類書兼總諸籍。自不容溷也。他如嘉祐謚法。淳熙孝史。乾道翰苑群書。雖馳騁古今。而首尾一事。著書莫難于彙書。彙書之人。一而讀吾彙者。無萬數。以一人聞見。而使無萬數人。皆以為允此。必無之事也。

亦取而藝術家

未嘗以其類也。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昔曾子論道。貴其大而歸籩豆於有司。以反本也。然語於道器之際。則

離莊子至以稊稗瓦礫悉名之道。君子顧有取焉。故至人獨稟全懿。而偏長小。稊足以當緩急。而狎世機。亦取而折衷之。未嘗惡其賾也。儻所稱賢已者乎。

刺音

刺謬

罪知錄曰。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四家六家之云。是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蓋自蘇軾言韓文起八代之衰。贊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是耳。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輯。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景。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復紛紜。至于茲辰。八齡三尺之蒙。父師詔之。子弟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話及文章。輒已能道韓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卽稱六家已。咎言四家之寡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蕭

文通 卷之三
之選姚之粹聞評古作便贊秦漢之高古斥六代之
綺靡其意以爲前人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
加尚猶五嶽四瀆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
典與祇應千古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茲吾所謂
誤人也又如言學則指程朱爲道統語詩則奉杜甫
爲宗師談書則曰蘇黃評畫就云馬夏凡厥數端有
如天定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宛若在胎而生知
離母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歎哉夫其所謂三變
則誠變矣然非前已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

以來上昉六籍下薄五代

此五代謂晉宋齊梁陳

大抵一貌少

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今改
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相承漸
偏而靡非若後之頓別而懸殊也且就其說而究之
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麗也謂其縟積
也謂其故實也謂其奧澁也謂其迂頓也謂其豔冶
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也已凡是目者若
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也如據而反之若反
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以虛奧以淺頓以經豔

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體所具也。由其為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而墮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為物。本末。偕建。華質。雙形。并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博。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

之鞞。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文質勝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昭晰。續續學子。亦曷為是漶漫耶。用是粵徵方策。鴻筆爛然。水流濕。火就燥。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非對偶。與錦衣狐裘。顏如渥丹。火龍黼黻。三辰旂旗。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非綺麗。與瑤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芝栴。菱相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檣梨。薑桂。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士千夫。長百夫。長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非縶積與疇離祉鴟義不蠲蒸聒聒起信
 險膚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非奧
 澁與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劓刑
 人無或劓刑人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
 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駟之篇芣苢之篇瓠葉後之三章
 非迂頓與有若伊尹有若保衡有若伊陟臣扈巫咸
 有若巫賢有若甘盤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
 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非故實與手如柔荑膚如

凝脂領如螭螭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
 盼兮其誰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非豔冶與夫彼以
 是為不善者也故欲變焉如扣之曰斯聖哲之筆也
 奈何則必曰無變也彼所病者法此而過爾損之宜
 矣奈何變而反之如從其反以覓之元亨利牝馬之
 貞囂訟可乎其在于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
 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若昊天有成命之篇非解散與畜牝牛吉不宜上宜
 下人則孝出則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太任有身生

此文王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腸一胃一鱉是鯀豺
狗足非朴素與包羞引兌大水如初庸庸祗祗威威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比之初吉有宅吉也非疏簡與
毋不敬震起也艮止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無信人
之言實廷女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
之非淺易與否立孫忠矣清矣聞斯行之女安則爲
之然非與曰非也予則孳戮汝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傷腎乾肝焦肺非徑疾與春正月秋七月其無乃是
也乎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
其折折爾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
爾非空虛與臀無膚比頑童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
毋齧骨毋還羹毋投與狗骨履帝武敏敵小溲與犬
牢而得文王先生如達不圻不副使二婢子夾我非
陋鄙與是則其所善也將變而趨之者也然而固與
前者並列乎汗簡者也故知文之爲物無所不該而
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雖古人貴
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浸流別質華二道兼
施並發誰得而廢諸不知近代之所謂華適古人之

所謂中爾。且夫七竅四支。天所賦予。故不能以多異。衣裳宮器。人所造構。與生俱有。亦安得而大殊。今以手百載。相承相昇之文。何獨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削。令其協大中。歸哲范。以成完體。而翻欲枉度。詘謨。構奇追俗。顛務偏枯。更稱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戾。豈非大繆也乎。夫古人之爲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起也。以障軀也。冠令韜髮可爾。曷爲而危其頂。博其周。又益之以梁武。輔之以帶翼。爲是其紛煩耶。衣足束骸可爾。曷爲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縲之以襪。積尚之以絺繡。爲是攢選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物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骼也。辭。句。肌膚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於骨。鬚髮必浮於膚。自然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爲身。身若是。聖人且以爲鄙野。而被以冕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於言而不然。苟取一人。褫厥衣冠。禡其四體。已不可以目矣。又欲剗剔其膚革。翦薙其毛髮。一髑髏枯腊于前。尚爲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譚。妄繆誤人。豈不然哉。然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於若今之墮弊也。然

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偏墮綺弱，所謂過華。因矯其甚，殆以防風之臆而思衛玠之癯。令中庸耳。矯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之心。故其徒二三子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之。其外猶故習也。泝洄四季，大槩一機。其間勝者如陶秀實、徐鼎臣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修、尹洙、張景、柳開、石介之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爲追武韓柳上薄秦漢。然實捐章甫而就褐毳，擯甘脆而咀蓼荼。是用全改在昔之成模，肇呈今日之異貌。卽弊文之職由

也。於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爲趨逐，而機斯膠矣。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爲過矯，墜偏枯瘠，刻削而弗準於中庸矣。顧且軒視自擅，以爲砥絕狂瀾，高陟聖域，遂令餘子揭裳從之，溺而不返。日陷沮洳，如千古人文一朝彫槁。今姑試卽六氏評之。永州雖不盡用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過質而尚豐，不掌合而猶偶。與古未甚胡越，亦厥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儂，形麤而情霸。其氣輕，其心昂。其志悍，其態矯。其口誇，其主好勝。其發踈躁，先

王賢聖。清和融暢之風。溫醇深潤之澤。飄澗或幾乎
盡矣。廬陵逾務純素。轉立孤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
不被袞繡。蓋自謂近宗一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眉
山更作儂浮的。爲利口。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
誕妄。而要人決從。譁獷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
比儀秦。雅宜鄉儂里冶之子。所以使其犇迸狂顛。而
不息。固應爾也。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循焉。旣脫衣裳。
并除爪髮。觀其酸寒苦刻。迫促隘急。謂之文乎。謂之
質乎。如以六氏之文。而方夫人。柳若冕裳。珮玉而少
施絺繪。稍備章程。雖乏虞廷之觀。猶先王之法服也。
冕而青紘者。與退之襴幪把笏。侃侃朝廷。橐鞬騎射。
馳絕行陳。文隨陸之文。武孫武之武。其諸異乎。周公
師尚父矣。傲立辭場。誠變法之吏師乎。永叔辟穀餐
松。赤體澗卧。自許長年。亦竟弗能被五章。聆九成。亦
未克臻彭聃之長。上古而不爲老也。子瞻法吏慮囚。
怵誘百出。論辯如流。必在引承。令居孔門。宣父之云
焉。用佞也。其斯人乎。鞏石獸齧腊骨。展轉不已。索腴
于枯。竟無滋補。三家聚中夫也。且假以一。文而令六

子爲之。柳當用百言而盡古人之十八。韓且居半。歐蘇蓋曾王一耳。柳歐蘇渙漫固合枯短。曾王旣已縮積。宜爲豐實。何復轉薄。蓋亦有其故耳。何哉。古人雖過稠疊。而且句句有指。字字有來。一篇大歸。旣已了悉。而單詞片言。咸有憑依。非經卽史。非史卽傳。故咀之而益雋。味之而逾永。此其學克而才廣。自然辭腴而旨長。夫豈不能爲六人之寂寞與。富而殺物也。易。實而備事也。難。勢固然也。然而六氏亦不識其來。弊之極。如今日也。病乎其作始之涼。可憾也。今以其茲

辰之自六氏者而觀之。果何如哉。一篇之製。或數百言。撮其旨。不越數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證。前引後申。所引不過舉業之書。所申不過舉業之義。實義無幾。助詞累倍。乎而疊疊之也。紛紛常若耳提孩稚。保嫗乳婆。所謂躁人之辭。與皆濫觴韓氏而極乎宋

家四氏之習也。雖稱六家皆誤。柳亦可以拔出。韓歐次之。蘇與曾王則其靡也。今之

學子戲談有云。五十五篇尚書。絕無一也字。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果以吾說而尋玩六經。爰及舊觀。則可知其不妄。非違衆以犯不韙也。惟六氏者。認其捐彼

也。韙音是。

刺謬 十三

遂令從之如雲。結舌六經。謝迹先軌。雖有英姿瑰智。擲置瓊瑤。出沒沙礫。寧負天子之通才。用遵守文之俗計。以避矯異之小嫌。恐失當時之名尚。要之爲人而不爲已。故不信已而更信人。斯余所謂誤人也。然爲累下者察之。亦有由矣。蓋所以願從人者。非特眩色而吠聲。亦本緣樂其功。苟而易辦爾。何則。爲八代者。必皆口罄五車。腹笥千載。揮金如土。而後能之。使獨若六家者。只皆巧思。便可開口。淺中狹受。利口薄情。稍獲毫毛。可就篇章。約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語可。

同孫遜

當古人數言而已。豈非功苟而易辦。故下流而弗還者。與昔者或有譽吾。吾嘗答云。使我赤手侍古人側。殫我平生之蓄。當不能並其人。一日之談。此非冲孫人。豈不自知耶。亦但語其儲殖之厚薄云爾。非以識鑒云也。嗟乎。菽水終歲。不覲瓊筵。寔乞遮陌。長無蠶頓。其將竟如斯而已乎。亦可閔已。

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

十例

注疏曰。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卽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六體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大禹謨曰。禹乃會羣后誓師。則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而不言誥。胤征不言誓。君陳

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爲治。君不足以爲賢。而有取其言而傳達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胤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亾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則爲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符之。則爲啟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爲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亾。則爲大康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文通 卷之四 三
書有六體而亦有不盡然者。如禹貢洪範武成金縢與五子之歌是可盡以六體拘之乎。但書之體雖不同要。不越乎史氏所紀錄也。古者左史紀言右史紀事。禹貢武成金縢得非右史之所紀乎。洪範五子之歌得非左史之所紀乎。然則書亦史也。有謂書以載道史以紀事。非歟。蓋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道外之史。不然則書以道政事。亦不過政事而已矣。何與於道也。是故紀載一本乎道。則史卽書也。事卽道也。六體雖分。而又有不盡於六體者。同歸于道。謂虞夏商

周之書。卽虞夏商周之史。亦可也。苟如後儒所論。徒有取于史識。史才史學。三者具長。而於道一無當焉。則其文非不工。事非不核。筆力非不古健雄俊。此亦謂三代以下之史也。又何怪經史事道之攸分哉。善觀尚書者。雖謂古人經史載籍悉備於書焉。亦可矣。何必孜孜於六體之合不合哉。

書首二典。何取於典之義乎。天秩有典。自我五典。五畝哉。是典之所由名者。一自天敘。五倫言之。乃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凡經典所記載者。記載此彝倫之常

道而後可以典名矣。

易爲文字之祖信矣。而文之備。曾有備于書者乎。彼庖羲畫卦。不特洪範之稽疑。于卜筮貞悔。見易之用也。九疇五行。詳言天人之理。陰陽剛柔。吉凶休咎。孰非易乎。詩以言志。不獨虞廷賡歌喜起。已肇乎風雅之原。五子之歌。已肇乎風雅之變。而皇極敷言其音響之協韻者。孰非詩乎。禮以肅儀度也。自伯夷典禮作秩宗。凡五典五敦五禮五庸。以至巡狩會同。柴望祭告。同律度量衡莫。非禮之教也。樂以和神人也。自后夔典樂教胄子。凡諧和八音。出納五言。以至祖考來格。群后讓德。鳥獸蹌蹌。莫非樂之教也。春秋以肅紀綱也。自臯陶作士。命德討罪。黜陟惟公。然元祀十有二月之書法。卽史官以時記事之體。莫非春秋教也。周禮以定官職也。自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公孤。論道弘化。六卿分職。以倡九牧。孰非周禮之教乎。明德固闡之於大學也。然太甲康誥。堯典之克明。顧諟則已先之矣。末發之中。固闡之於中庸也。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執中建中。則已先之矣。學習一貫。

固闡之於論語也。然遜志典學，習與性成，主善爲師，
協于克一，則已先之矣。盡心之性，固闡之於孟子也。
然上帝降衷，厥有恒性。雖收放心，閑之惟難，則已先
之矣。以此觀之，凡聖賢經書，不已備於尚書之中乎。
且自古帝範相謨，皆從此出。學必稽古，舍此末由。志
欲修己治人，惟潛神於茲焉，亦足矣。

謨

謨之義何謂也。卽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是也。
蓋舜禹臯陶益稷群聖相聚一堂，其所謨謀者，惟德
而已。此所以爲嘉謨也。惟日孜孜而九功之惟叙，思
日贊贊而九德之咸事，危微精一執中開道統之宗，
救天時幾克艱肇治統之要，其相儆戒也。不曰罔游
于逸，罔淫於樂，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是好，傲虐是
作，不曰兢兢業業無曠庶官，則曰予違爾弼，爾無面
從，退有後言。禹聞昌言則拜，陶聞昌言則師，此其嘉

文通 卷之四
謨之在虞廷者。信乎古今君臣謀猷之法則也。後世
諂諛成風。無論已。雖有英君碩輔。際會一時。而帷幄
之中。不過運籌決勝之雄圖。鋪張粉飾之偉績。其視
謨明弼諧。惟允迪厥德之是謀者。寥寥罔聞已。

冊
釋名曰。策書教令於上。所以驅策諸下也。漢制約敕
封侯曰冊。冊。牘也。敕使整牘不犯之也。漢制約敕
集古韻作箒。通作策。國史亦曰簡策。杜預曰。大事書
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簡札牒畢。同物異名。單執一
札爲簡。連編諸簡爲冊。

鄭玄論語敘云。書以八寸策。誤爲八十宗。
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
詔書。四曰誡勅。策書者編簡也。其制書二尺。短者半

之篆書起年。稱皇帝。以命諸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異也。

說文云。冊符命也。字本作策。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漢武帝封三王策文。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于玉。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其目凡十有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曰玉冊。上尊號用之。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曰封冊。封諸王用之。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其文當以古爲準。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辰。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

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諭自天故授管錫胤易以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戒州邦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綵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

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木。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

黃冊

國朝民數黃冊。所載至爲浩繁。其大要則天下之人。丁事產而已。人丁卽前代之戶口。事產卽前代之田賦。然不稽諸古。無以見今日之盛也。冊成則藏于南京之後湖。

璽書

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老子曰。爲之符璽。莊子曰。焚符破璽。後至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始有印璽。春秋運斗樞云。黃帝得龍

圖中有璽章文曰天黃符璽。以爲秦始皇制乘輿六璽
非。

昭代寶璽凡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
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 皇帝信寶以徵召軍
旅曰 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 天子行寶以封
賜蠻夷曰 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
識誥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
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 皇帝尊
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

印文凡四等文淵閣玉箸篆將軍柳葉篆一品至九
品九疊篆賜關防若未入流條記亦如之監察御史
八疊篆夷王印三等曰金曰鍍金銀曰銀諸司印文
或以署或以地或以官惟都御史印文曰繩愆糾繆
凡九九之術鼠市之技莫不用志凝神底于極則况

篆法

印章之制列於六書用之邦國庸詎無極則乎古者
金之類有鑿有鏤有鑄玉之類有璆有瑒代各異法
人各異巧神情所措工力所至上自嬴秦以抵六朝
窮八代之精咸各底于極則焉迺若急就縱橫得諸

鑿也。瘠。紋直。曲得諸鏤也。滿。白。蜿蜒得諸鑄也。方折而陰得諸璆也。圓折而陽得諸瑑也。龍章雲篆鳥翥蟲蠕各極其趣。化腐為奇得神遺跡。斯進乎技矣。若夫昧象外之巧妙。暗萬燮之變遷。即楮河南之摹蘭亭。未有見其肖似者也。

楊用修 璽 考王 半菴 璽史 皆極 贍博 可謂

郝經傳國璽論曰。上世帝王所以立政傳信。考文議禮。則有瑞玉服章符節左契。各為一代法制。而不以為傳。故受命者莫不革故而易新。其先代之寶。世所共珍而不忍毀之者。如大玉夷玉天球河圖璋判白

勤於 稽古 者矣

弓繡質元龜青純等。或以為藏。或以為分。或以為寶。而亦不以為傳。故或在王朝。或在侯國。宗沈社債。則轉而之他。傳受而守之。莫敢少置者。在夫道而已。初自道傳而極。極傳而天。天傳而地。地傳而人。與萬物聖王受命為天地人物主。乃復以道為統而相傳。故本於天命。根於皇極。原於心性仁義。明於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察於綱紀禮樂文物政事。是以二帝三王。古今莫及。未聞有所謂傳國璽者。及秦始皇并天下。奮私知自謂德高三皇。功過五帝。而為皇帝。璽綬滅趙。

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爲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於是除謚法。謂已爲始皇帝。其餘以世爲號。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始有意於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爲是物。旣亡。楚又亡。趙復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爲一代寶器。別取藍田渾璞。刻爲大漢受命之璽。以示惟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以爲傳國璽。於是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揶揄。欲以爲已有。館於周勃。問於霍光。奪於王莽。挈於王憲。專於更始。上於盆子。復歸於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於死。東漢之亡。劫於董卓。獲於孫堅。拘於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懷愍之難。入於劉石。復歸於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爲帝王之統。不在於道。而在於璽。以璽之得失。爲命之絕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爲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以得璽者爲正統。宋靖康之亂。爲金所有。漢以來十有餘代。千有餘年。竟不

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綱紀法度治世之具。皆不傳。始則雜乎王霸。終則盡為苟且。其篡弑奪攘蹂躪血肉污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勿傳。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宜也。彼嘗有是而亡其國。吾今得之。其誠為吉祥哉。昔湯伐桀於三驥。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為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不可以亡國之物為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雖一時忿激之言。最為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見哉。不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竟寶呂政亡國之器。襲訛踵陋。莫以為非。可為歎惋。且其制名為傳國。謂以國傳之人。與子孫也。如堯傳舜。舜傳禹。可以謂之傳矣。武王傳成王。成王傳康王。可以謂之傳矣。凡不以禮授受者。皆不可謂之傳。征伐而得。則謂之取。篡弑而得。則謂之奪。攘竊而得。則謂之盜。仍謂其璽為傳國。何哉。或曰。然則無璽可乎。曰。信以傳信。既以為典矣。可遂廢而不用乎。一代受命。自可為一代之璽。更

其文爲一代之文。國亡則藏之。秦不傳漢。漢不傳魏。可也。光武傳之明帝。明帝傳之章帝。至於建安禪代之際。更爲魏璽。可也。獨以秦璽爲歷代傳國璽。不可也。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爲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爲寶。一帝一璽。不以爲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本云。

詔

爾雅曰。詔。導也。郭璞云。教導人也。又勸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玉註。告也。又上下通稱之義。秦漢以下。天子獨稱之。

說文云。詔。告也。釋名曰。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按秦漢詔辭。深純爾雅。近代則用偶儷矣。

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三代始兼詔。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天下。改命曰

制。令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古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詔。誥制勅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可謂古法盡廢也。吾學篇曰。今制。皇帝諭百官曰詔。曰誥。曰制。曰勅。曰文冊。曰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審署申覆而劑調焉。平允乃行之。太皇太后皇太后曰誥。漢文失其傳。而經學亡矣。漢詔亡。盤庚大誥所以亡

今制

也。詢咨且無論。或曰。季世天子務繁緒。廣漢之時。君與民親。民與吏親。吏與將親。天子如對其家人。意出而言。隨無為詔之意。無為詔之意。而詔乃落落然。三代矣。且非唯天子自言也。君不暇而臣為之言也。亦然。無代君為詔之意。無是意而詔乃落落然。天子焉。大誥多方諸篇。不周公乎。周公之才之美。不驕不吝。而代成王為之言。宛然成王也。知古誥者。知漢詔。知詔者。知疏。君民不相親。民吏又不親。吏將又不親。而曰。我能疏。吾恐漢人見之矣。

王者淵默黼扆而風行四表其唯制詔乎於授官選
賢則氣含風雨詰戎燮伐則威廩游雷肆赦而春日
同溫救法則秋霜比烈蓋文章之用極於此矣兩漢
詔令最爲近古然救鄧禹侯霸體例有乖難於行遠
武帝以淮南多士屬草相如良有謂也後世材者弗
任而任不必材欲令騰義飛辭惛服遐邇不可得已
顧王治人心卜於綸紼考覽者不能廢也古惟誥誓
近有詔有令有制救有策書名目小異總爲王言
晉詔首稱紀綱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

詔首

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制

文章緣起曰制秦始皇以命為制

珊瑚鈞詩話曰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文者故謂之制

獨斷曰制誥者王者之言必為法制也誥猶告也漢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即重封露布州郡者詔書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誠勅者謂勅某官某地皆類此

文中子讀書有制曰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

不割者乎

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制度之命也蔡邕所云此漢制也唐世大賞罰赦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慰勞制書餘皆用勅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以拜三公三省門下中書尚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之其詞宜讀于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庭敷告有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官蓋唐宋之制也古今文體之變則作者所深悼云

劉子威雜俎曰制出于一孔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能出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亾又曰禁藏于胸臆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能以已知彼者也

河圖玉板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危哉

誥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三曰誥一曰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周禮五誥古者上下有誥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以諭衆也

爾雅曰誥誓謹也訓飭戒勵之言也郭璞注曰所以約勤謹戒衆

蔡邕獨斷曰制誥制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

說文云誥者告也下以告上則有仲虺之誥上以告

文通 卷之四
下則有大誥。洛誥考之於書，可見已。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亦別。町畦足辯其異。惟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今制命官不用制誥。至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

大明會典凡誥軸。洪武十七年奏定有封爵者，給誥皆如一品之制。惟公侯用玉軸，伯子男用犀軸，爲別。衍聖公二品亦用玉軸。功臣推封公侯皆得推恩三代，其封贈各從本爵。

凡誥勅等級。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至五品皆授以誥，命六品至九品皆授以勅。命婦人從夫品級。誥用制誥之寶，勅用勅命之寶。仍以文簿與誥勅各編字號，復用寶識之。文簿藏於內府。

凡誥勅軸制。洪武二十六年定一品官誥用玉軸二品官誥用犀軸三品四品官用抹金軸五品以下用角軸。

凡誥勅軸數。正統十二年定一品五軸二品三軸三品二軸四品至七品俱一軸。天順元年奏定一品四軸二品三品三軸四品至七品二軸。

凡給授。洪武二十六年定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

誥重制

而使王言不重則不得其職矣。按國初以來成化以前制誥之體猶爲近古。明敷履歷宣昭事功。其於本身者不過百餘字。其覃恩祖父母父母并妻室者不過六七十字。言之者無費辭。受之者無媿色。近來俗習干求。文尚誇大。藻情飾僞。張百成千。至有子孫讀其祖父母父母誥。敕莫自知其所以然者。卒使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良可惜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今當聖明之世。可使制誥之文。爲枝葉之辭哉。伏

乞 敕下內閣自今以後凡為 誥敕必須復古崇
 實一切枝葉浮誇之辭盡行刪去庶 王言重而人
 知所勸矣。

訓

蔡沈曰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之書曰伊尹
 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任昉曰訓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主訓祠者告祭於
 廟也

高皇六年祖訓目成凡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
 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
 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為之序
 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

既竭
心思
焉

嘗慮子孫不知所守。故日夜以思。具悉知慮。細詳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矣。

誓

記曰軍旅曰誓。誓師之詞也。禹征苗有誓。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眾志而起其怠也。

釋名曰誓制也。以拘制之也。誓者誓眾之詞也。蔡沈云戒也。

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羣臣之詞。如書秦誓是也。後世雖無秦誓之類。而誓師之詞亦不多見。豈非放失之故歟。

說文曰誓約束也爾雅曰誓謹也周禮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注猶命也言誓明天子既命之爲嗣樹子不易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人呂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近遠二曰命論語曰爲命

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師氏詔王爲輕命

增韻大曰命小曰令此命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

爲命或以命官如書說命罔命或以封爵如書微子

之命蔡中之命或以飾職如書之畢命或以錫賚如

書文侯之命或傳遺詔如書顧命秦并天下改命曰

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

矣。然周文之見于左傳者，猶可法焉。

麻

麻始于唐明宗。按唐典云：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並用白麻。唐翰林志云：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其後翰林專掌內命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北院。

繪命

勅

勅漢高祖作太子手勅漢初定儀則四品其四曰戒勅勅用黃紙始于唐高宗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敬天也

劉熙云敕飾也亦作勅使之警飾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鄧父受勅憲此其事也漢制天子命令其四曰戒書卽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四曰發勅五曰勅旨六曰論事勅書七曰勅牒則唐之用勅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獎諭豈

今制

救之初意。裁其詞有散文。有四六。宋制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榜。今制諸臣差遣。多予勅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獎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漢書曰。誠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勅文曰。詔勅某官。是爲誠勅。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甚也。

誥勅起於六朝。然其來甚遠。肇自舜命九官。與命羲仲。和仲之詞。後君奭。君牙。蔡仲之命。皆其遺制也。此是皇帝語。卽所謂口代天言者。古人謂之訓詞。唐時獨稱常。楊元白。今觀其誥勅中。皆有訓飾戒勵之言。猶有訓誥之風。至宋陶穀。已有依樣畫葫蘆之譏矣。後王介甫。蘇子瞻。最爲得體。余觀今世之誥勅。其卽所謂一箇八寸三帽子。張公帶了。李公帶者耶。

令

說文令發號也徐曰號令者集而為之制也記曰

命相布德和令又月令紀十二月之政

周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風俗通曰時所制曰令

承憲履繩不失律令也釋名曰令領也理領之使不

相犯也

劉良云令即命也出命申禁俾民從也七國之時並

稱曰令秦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赦天下令淮南

王有謝羣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

文通 卷之四
詔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文選有梁任昉宣
德皇令一首而其詞華靡不可法式諸集中不多見
載諸史者尚可矜式焉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
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
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令者死五者無赦
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

書記洞詮曰母后儲藩稱制施命是名曰令
容齋三筆曰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
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于已然之謂令設于
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于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
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
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
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
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于格而公私
文書行移並名爲式假則非也

文書以修其德而後用非也

然則夫書之於世也其用之於人者豈可少乎

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

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

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

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

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豈可少乎

宗聖閣藏書



